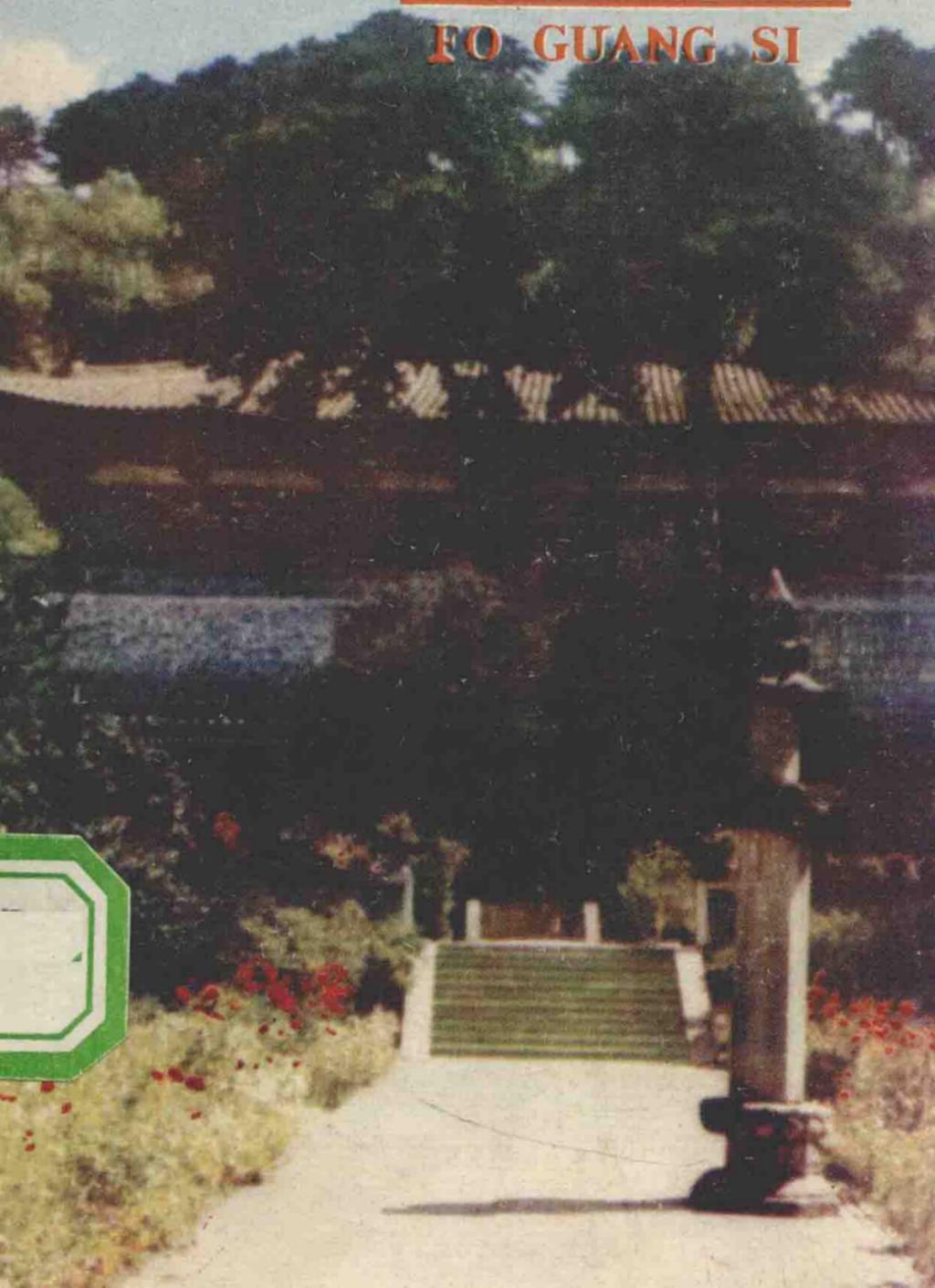


# 佛光寺

FO GUANG SI



# 佛 光 寺

杨玉潭 王学斌

山西人民出版社

# 佛 光 寺

杨玉潭 王学斌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0.875 字数：12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

书号：12088·9 定价：0.20元

# 佛光寺

## 一、“瑰宝世间无”

五台山的五座山峰环互而列，当中的腹地为“台内”，五峰的外围称“台外”。台内寺庙林立，殿宇鳞比。然而，自东汉永平以来，有着一千九百多年佛教历史的五台山，台内寺庙集群区明、清以前的殿宇却很少存在，唐代的寺庙建筑更是荡然无存。倒是在那台外疏稀零落的寺庙中，有两处尚存有唐代木构建筑，这就是南禅寺和佛光寺。南禅寺大佛殿为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遗构，佛光寺大佛殿为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古迹，仅稍后七十五年，如果从殿建的规模和文物的丰富程度看，佛光寺大佛殿就该“坐第一把交椅”了。

为什么唐代木构建筑仅仅遗存在台外？原因在于台内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中心区，向来得宠而厚遇，历代不乏帝王崇建、高官富贾多出重

金布施，寺庙香火极盛，修葺不止，殿建也经常随着朝代变迁。但在台外，则是另一番情景。因为寺庙处在五台山外围，交通不便，祈福进香的人迹少至，寺僧贫苦，香火冷落，修装困难，因而使得古刹保持了原样。如今，唐建佛光寺大放古老文化艺术的异彩，引人惊叹不已，就很有点“寒门出贵子”的味道了。

南禅寺和佛光寺的两座大佛殿，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其历史文物价值之高自可见得。因此，赵朴初于一九七八年游五台山时，在《五台杂咏》中吟道：“二唐寺，瑰宝世间无。千劫何缘存象法，明时自不失玄珠，沉晦庆昭苏。”

打开五台山寺庙分布图，我们看到，在东北方，图面上圈圈点点密集，寺名繁多，我们的视线首先被吸引到这里。视线慢慢向西北方下部移动，发现一个孤单的圈点，原来，举世闻名的佛光寺就在此处。她距五台山台怀中心区四十七公里，距西南端的五台县城三十公里，西北端三十公里处为峨岭关，与代县交界，高耸入云，指向雁门关。

峨岭关下沟川的阎家寨村，与佛光寺正对，通往寺院的公路由村边岔入。正东面，但见三山

环抱，气势巍峨，佛光寺雄踞山腰，坐东向西，背有靠山，左右有护山，迎面开阔，雄视着远处的高山和河流。来到寺前，又见寺后的东山坡、寺左的南山梁，松柏一片青碧，漫延到寺院的红围墙旁。山门前平台高筑，影壁立于平台边缘，上书“佛光寺”三个大字。平台下的山凹里，长满挺拔的白杨和婀娜的翠柳，林间绿草茵茵。寺右围墙内，圈有一处梨果园，可见到枝条伸出墙来。佛光寺就建在如此清幽雅静的环境中。

从现今作为山门（原来的韦陀殿）的入口到寺内，迎面扑入眼帘的，便是大唐古建的风彩。关于寺院的布局结构，我们还是从高处往下说吧。最上一层院落矗立着唐建大佛殿，坐东向西，故又称东大殿。院台很高，下面筑石券窑洞，洞上再砌石壁，一排窑洞中间砌陡峭的砖台阶通上院内，殿的立面，只有上到台上才能观其全貌。东大殿居高临下，一派庞大豪迈的气象。殿前有刻工秀美的唐代石经幢一座，两侧有唐代双松夹立。殿南侧有一砖塔，称祖师塔，形式很古，为魏齐原物。中间一层院落，除东面是石券窑洞外，南北房都是清式的小阁殿堂，是现在的客房。再下一层院落，有坐北向南的金建文

殊殿，结构奇绝。院中又有一座唐代石经幢。院南原有与文殊殿对应的普贤殿，早毁于火灾，现在原址新盖了廊房。还有数座唐和唐以后的墓塔，散处在寺后东山坡和寺西北侧的山凹。总计，佛光寺占地面积34200平方米，有殿堂、楼阁、窑共一百二十三间。

历史上的佛光寺规模十分宏大。相传，北魏时（公元471—499年），孝文帝朝拜五台山，至南台顶，天色将暮，忽见峰西放光，照彻虚空，以为文殊灵迹，于是创建了佛光寺。到了唐代，佛光寺置有五大院，即：南禅院、白云院、华严院、单禅院、各寮院，时有法兴禅师，大约在元和至长庆年间（公元806——824年），“建三层九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这是在佛祖统计上有记载的。当时的情况，真可谓洋洋大观，民间就流传有“骑马关山门”的说法。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毁佛灭法，“五台诸僧多亡奔”，佛光寺三层九间高九丈五尺的弥勒大阁，以及其他殿堂，都毁于一旦，仅留祖师塔在寺。尔后，对寺建做过贡献的，就是愿诚禅师和女施主宁公遇。自从会昌五年灭法，佛光寺只有愿诚和尚孤身独守。唐宣宗时佛法再兴，愿诚想到他

当年在长安时，认识一位女居士宁公遇，是位好善乐施的居士，不妨去找她一回。唐宣宗大中五年，愿诚到了长安，会见了女居士，诉说了重建佛光寺的宏愿，女居士欣然赞助。这样，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就在原弥勒大阁旧址上重建了单层七间的东大殿。金熙宗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又修建了文殊殿、普贤殿、天王殿。元代，佛光寺曾一度衰落，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至1435年），河北省蔚州游来一僧，法名本随，号照庵，重新整顿寺院，他有八大门徒，每徒发给化缘簿，各走一方募化布施，补修东大殿，新塑罗汉二百九十六尊，维修文殊殿，并在两山墙绘画罗汉二百四十五尊。至此，佛光寺由以前的十方常住改为子孙庙。

建寺和护寺同等的重要。七间木构建筑的普贤殿、五间木构建筑的天王殿，都是因护理不慎，先后于明崇祯年间和清光绪年间被火焚烧，同期的金代建筑仅留了文殊殿。唐代瑰宝东大殿，在现代也曾历过险。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冬的一个晚上，殿内香斗里的香头被煨着后，越煨越旺，靠香斗的金柱也同时被煨着。正当危急之际，正好老和尚澄溪（他每天晚上要到东大殿的

殿院拜佛)发现殿内有火光,从门缝一瞧,见火焰已在经案底下直冒,柱底也有了火,急忙呼叫众僧,全寺僧人迅急赶来,凑巧殿院存有积雪,铲上冷雪扑灭了火光。澄溪和尚保护瑰宝真是功德无量!

我们还要为唐代遗构的发现者梁思成先生书上几笔。梁思成先生从敦煌石窟第六十一窟表现唐代寺庙建筑规模的五台山图中看到“大佛光之寺”,便在一九三七年前来探宝。下面摘引梁思成先生记叙考查佛光古刹文章的段落:

“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崖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很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还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证实了。”

“正殿的结构既然是珍贵异常,我们开始测绘就惟恐有遗漏或错失处。我们工作开始的

时候，因为木料上有新涂的土朱，没有看见梁底下有字，所以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确确实建造年代。通常殿宇的建造年月，多写在脊檩上，这座殿因为有‘平闐’顶板，梁架上部结构都被顶板隐藏，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

“我们工作了几天，才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迹被土朱所掩盖。梁底离地两丈多高，光线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颇难确辨。后来，在梁底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深怕有误，又详细检查阶前经幢上的姓名。幢上除有官职者外，果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为‘佛殿主’，名列在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然写在梁上，又刻在幢上，则幢之建造应当是与殿同时的。

即使不是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的时候。殿的年代因此就可以推出了。幢是唐大中十一年建立的，殿的建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千余年的古刹成为国之瑰宝。一九五三年，佛光寺成立了古迹保养所，到一九六一年，该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二、唐木构、泥塑、壁画、墨迹荟萃一处的东大殿

佛光寺东大殿，唐木构、泥塑、壁画、墨迹四种艺术荟萃一处，实为难得。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来看，都是至可宝贵的。

殿建观赏：东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八架椽，单檐五脊顶。前檐五间设板门，两尽间砌砍墙安直棂窗。出檐深远，斗拱雄大，柱子粗壮，屋顶坡度平缓，整体建筑风格庄重朴实。檐柱的柱头微侧向内，角柱增高，建筑学上所称的“侧脚”和“生起”都很显著，这样，增加了建筑物的稳固力，殿的转角挑起，望去轮廓壮美。前檐柱础作覆盆宝装莲花状，即如盆子倒扣，上

雕莲花，每一莲花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是唐代最通常的建筑风格。柱头施的横材阑额到角柱，插入柱内不出头，当为唐建特色。再者，柱头之上没压普柏枋，直接承托斗拱，又是唐建一证。当把东大殿和其下的文殊殿作一比较，就发现金代文殊殿的檐柱头上压了枋，斗拱没与柱头接触。东大殿肥硕雄健的斗拱，承托着深远翼出的屋檐，传递着梁架承载的殿顶荷重，将力送到各柱。斗拱称为“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我们在这里不必作详细解说了，只从它的叫法，就可想见它的雄姿。斗拱的总高相当于柱高的一半，加大了屋檐的平出。这，无论在力学上还是在美学上，都是大可称道的。

殿内的木建筑为宽七间、深四间的大殿，其平面由檐柱二十二根绕一周和内柱十四根绕一周构成，如是点写成一个“回”字。檐柱与内柱夹着的区域，称为外槽，内柱围着的区域，称为内槽。内槽深两间广五间的面积内，别无立柱。外槽绕内槽一周，檐柱与内柱之间深一间，形成方环回廊。抬头仰望，见梁上装天花板，方格密小，称为“平闇”，如果天花板方格颇大，形如

棋盘，就另称“平棊”了。这种密小方格的平闇形式，日本现存唐末五代的殿宇也多用此法，是当时通用的方法。平闇将梁架隔为“明榦”和“草榦”两大部门，明榦即木梁露在明处，可以看见，而草榦是木梁隐藏在天花板以上，在殿内看不见，所以用粗糙之木，不用斤斧加工。在草榦部门，最高处的第一道梁即平梁，上面安了“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以承托顶脊重力，当是唐建的重要实证。如用图示，则是“△”形而不是“工”形。宋代梁架为叉手、侏儒柱并用，元明两代叉手渐小而侏儒柱增大，到清代就完全不用叉手，只用侏儒柱。这座大殿只用大叉手的做法，是唐建形式仅存的实物了。我们再来看明榦部分。天花板以下的梁皆为“月梁”式，所谓月梁，即是梁的下部砍削成拱凹的形状，如同弯月，从内槽、外槽顺看，一字儿排列，其下是层层垒叠、上面放开下面收缩的斗拱，使人感到很华美，如同置身在拱门勾帘、“帘幕无重数”的境地。再请注意，殿中内柱和檐柱的高度是相等的，这也是唐建的一个特征，到后来，从宋代开始，内柱就逐渐加高了。

总之，佛光寺东大殿，完全是一派大唐风

韵。

泥塑观赏：殿的内槽，依着后内柱砌了扇面墙，占满五间长，两边折而向前，再砌一间多长的墙，三面绕拥，墙内筑了巨大的佛坛，上面立着佛、菩萨等三十多尊，均为唐塑。

内槽广五间，一间一躯主像。当心间为释迦牟尼佛，趺坐在长方须弥座上，袒露右肩，右手垂在右膝上，左手捧佛钵放在腹前；左次间为弥勒佛，双足下垂坐着，左右脚下各有莲花一朵；右次间为阿弥陀佛，趺坐在六角须弥座上，左手掌向上，右手掌向下，作扣合状。从三佛的头发看，释迦和弥勒二佛为螺发，阿弥陀佛为直发，发型作陀罗状。三佛的衣饰、塑制工艺极高，衣纹流畅，折皱分明，如象真衣一般薄而贴身地披在身上。令人遗憾的是民国初年重新着色时，变为龙袍衣料，既过于艳丽又十分唐突，不能不说是一“败笔”。幸亏这些都是纸裱后着的色，所以有的脱落地方仍露出当初淳古的色泽，如果复原也是能够做到的。三佛面颊丰满，眉毛弧弯，口唇端正，有着显著的唐风。左右两梢间的主像分别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按通常配置，是文殊居左，普贤在右，这里互易了位置，成为一个殊

例。五尊主像身旁，又有塑像多躯。释迦牟尼佛两侧，立阿难、迦释二弟子，再前侧立两尊侍胁菩萨，造像都很高大，佛目下膝前，还有两尊如人体大小的供养菩萨。弥勒和阿弥陀二佛，身周各有四尊侍胁菩萨、两尊供养菩萨。文殊菩萨骑狮，普贤菩萨坐象，各自有“拂蒜”和“獠蛮”牵引着神灵之物。两菩萨的肩旁各有两尊侍胁菩萨。普贤文殊像前各有一童子像。两稍间佛坛的前角，都立着护法金刚，披甲执剑，魁伟对峙。

在这里，值得观赏的是侍胁菩萨和供养菩萨。唐代的菩萨造像，走向了体验生活的创作道路，打破了神和人的界限，赋予泥胎以思想和感情，把像塑真了，塑活了。佛光寺大殿的这些菩萨像，都是袒胸露臂的美丽女性。侍理菩萨都微微向前倾立，腰部微弯曲，腹部微凸起。供养菩萨都是一足跪，一足蹲，坐在高蒂莲花上，手捧供果。她们肩披垂带，有的袒胸，有的露腹，肌肤细腻白皙，给人以质感。她们身段秀美，气度娴雅；柳叶形的眉，杏壳形的眼，表现了温柔的性情和明澈的神采；衣裙薄薄地贴在身上，折皱纹路流畅，如被水湿过粘在皮肤上一般，此情此景使人马上联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唐诗名句。请

看弥勒佛左前侧的那尊供养菩萨，在所有菩萨像中数这一尊塑得最为生动传神。她蹲在莲花上，颈戴缨络，腕佩宝环，披肩带子绕过胳膊内侧垂下，上身几乎全部袒露，圆润的左手搭在膝前，右手罩一手帕，捧着仙桃供养。她身子倾侧，头微向外移，长着修长的眉眼，眼珠均接近于内眼角，凝神望着前下方，又象什么也没看见，陷入了甜美的回忆，大概记起什么，嘴角露出了微笑。人们也许是从她的神情中窥探到了她的内心，于是有“侍女思凡”的神话传说流传开来。

东大殿还有两尊唐塑写实肖像，一尊是女施主宁公遇，另一尊是建殿时的寺僧愿诚。等身大小、袖手趺坐的宁公遇像位于佛坛左端天王像右侧，望去面部丰满，目光慈善，气韵高雅，富有内涵，年龄约四十岁左右，可想而知为上层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从殿内梁下的字迹看，宁公遇称“佛殿主”。与她的姓名同列在一梁下的，还有“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据有关专家推断，这个功德主大概就是元和长庆间的宦官王守澄。宁公遇与当时王守澄的关系看来颇深，唐代宦官多有娶“妻”的，很有可能宁公遇或是王守澄的“妻”，或是王守澄的“养女”，至少也是深受王恩宠

的。宁公遇穿的是大领衣，内衣的领子从外衣上翻出，衣外又罩着披肩。头上发结隆起。其姿态衣饰与敦煌千佛洞弥陀佛画像卷供养信女像颇为相似，位置与信女像在画下左隅也相称，只不过一是塑像、一是画像罢了。这又是宁公遇塑像体现唐代艺术的一个引证。在殿左端稍间窗下，有愿诚和尚等身像，身披袈裟，盘腿打坐，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表情宁静凄清，弧弯的眉毛，扁长的眼睛，显出虔诚专注的样子；前额隆起，颧骨突出，蒜型鼻子，棱角分明的嘴唇，又显出刚毅的性情，一副疾恶如仇的性格；下排第八尊，面部棕红，双目有神，双手扳着小腿，表现出另一种闲趣；下排第十九尊，立眉立眼，弧形嘴唇，露出三颗大扁牙，其貌不扬，但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却转化成了艺术美；后墙中排第七尊，双目失明，一目欲睁不能，眯一条缝，给人以谦憨的感觉；北墙下排从前檐往里数第三尊，双手扳着腹，腹里显出佛，意喻表里俱有佛性。可以说，二百九十六尊罗汉完全称得上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决无“千人一面”之嫌。

壁画观赏：在大佛殿内槽拱眼壁宋史高僧愿诚传记道：“少慕空门，虽为官学生，已有息尘之